

## 上甘岭，血证的国威

孙成文

无数次翻阅上甘岭战役悲壮的史册，两个位于朝鲜江原道金化郡五圣山南麓的小山头——597.9和537.7高地。谁曾想，这区区3.7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因为43天的惨烈搏杀，用本身的粉身碎骨验证了人类的英勇顽强。

这场被军事家们称之为“绞肉机”之战，在仅能容纳2个连的狭小阵地上，双方先后参战兵力竟达10余万。交战方投入兵力之多，战役持续时间之长，火力之猛烈，伤亡之惨重，战斗之激烈……上甘岭，用这一切印证着古今中外战争史之罕见。

美国人的近200万枚炮弹、炸弹，平均每天以45000多颗的密度，倾泻在以血肉之躯驻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阵地上。天上没有出现一架我们的飞机，地上也没有我们的坦克，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

疯狂的炮弹铺天盖地，山岭浸入血泊中，战士们用血肉之躯穿越。阵地，岿然不动；苍松，巍峨挺立。

在时光的高度和深度中，我们可爱的战士们用生命和鲜血缝合被战争撕碎的日子，用铮铮铁骨窒息了地动山摇的炮火……

前沿阵地上，经常是一两个残破的连抗御敌人一两个齐装满员的团，几乎没有炮火支援，弹药也常常弥补不上；一桶水、一箱弹药、甚至一个苹果常常是牺牲好几条人命都不一定送得上去……这样的情形下取得的战役胜利，世界军事史定义是一个奇迹。失败的美国人最终才明白：当一个光辉了两千年的民族在破落后重新找回自信的时候，这种力量是可怕的。

历史已经记不完整那一万多在战火

中浴血的战士的姓名了，他们的身躯已经和朝鲜半岛上的五圣山揉在了一起。

上甘岭上，残酷攥紧冰冷的日夜，意志坚挺心中的钢铁，用生命开路、粉身碎骨也要和敌人一起，用胸骨顶住爆破筒、与敌人同赴鬼门关。一路流尽了血，却没有一滴泪，只有灭不了的气节。

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让我们再一次把英雄的名字举过心中崇敬的山梁。

孙子明，一声怒吼碾压敌人的猖狂，导火索闪出最亮的星光。你战斗的阵地、浴血的山岗，依然傲立在洁白云朵的下方。

龙世昌，越是险峻的地方越需要勇士顶上，英雄一支腿留在山坡上，血染红了山的脊梁，胸口和爆破筒抵住疯狂的火舌，只等冲锋的号角吹响。

黄继光，山坡在弹片中呻吟，回头望去，战友被火蛇撕碎、咬伤，便毅然决然用胸口扑向烈焰飞腾的机枪，敌人的子弹在血肉中颓丧，让钢铁屈服，让山岳俯首……

孙子明、龙世昌、黄继光等12347名各级战斗英雄，妆成上甘岭时光中起伏的花海，每个花蕾般的面容都饱含泪水，沁透山河雄关。

上甘岭，英雄的鲜血，浸染低吟的山岗，必将高于千古绝唱。

上甘岭战役，是中国人心中一座永远的丰碑。七十年了，灵与肉都化为了清风明月，却化不开上甘岭上凝结的鲜血！

上甘岭，英勇顽强的代名词，是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构筑的民族脊梁。

## 太阳照见的地方

老人把狗儿放在雪地上，擦一把让北风刮得满是鼻涕和眼泪的脸：“富贵啊，市区车来车往的，怕你乱跑被碰着；荒地里没人烟，怕你被冻着，饿着。这郊区挺好，车少人还挺多，备不住一会就能遇见个好心人把你捡走。”狗儿四处闻了闻，坐在那呆呆地看老人自言自语。

老人望一眼它萌萌的眼神，狠狠叹口气，转过身。狗儿呜呜的叫两声，摇着细小的尾巴，颤颤的跟上来。老人慢慢蹲下，拍着他的头：“富贵啊，儿媳烦你，说怕你吓坏我孙子，咱得能看出眉眼高低，现在不比以前了，老婆子走了，家也就没了，端人家饭碗的日子不好过。”然后推了推狗儿：“富贵你乖点，那边有人过来了，就在这道边坐着别乱跑啊。”

狗儿似乎听懂了他的话，静静地坐在路边四下张望。老人踉踉跄跄地跑开，躲在不远处偷偷往这边看着。几个人路过，瞅了一眼狗儿。然后一个女人说：“这哪来的野狗，宝贝儿，躲远点，别让他咬着，保不齐有狂犬病呢。”狗儿看看他们，回头望着阴郁的天空，背上的绒毛随着凛冽的风微微摆动。

老人走过来叹口气：“都快两岁了，咋还这不懂事呢，叫两声，往人家身边靠靠，人家才会得意你。”狗儿跑过来，在他腿边跳了几下，湿漉漉的小鼻子被雪映得闪闪发亮。他使劲咬了下嘴唇，横着心转过身。破电动车好一会才发动，他吃力地跨上去，然后，一双脏兮兮的小爪子就搭在他裤腿上……

他抱起狗儿坐在桥墩子下避风的地方：“富贵啊，因为老往孩子身边凑，你挨多少回打了？上次被踢折的肋条还没好利索呢，再这么下去，你说不定哪天就得被打死，我这是想给你找条活路，你咋这么墨呢。”狗儿不出声，用温热的小舌头舔着那两满是老年斑的手……

第二天清晨，在市郊大桥下太阳照见的地方，一个老人抱着条小奶狗，安静地靠在桥墩子下。他们身上冻着厚厚的冰霜，仿佛盖着温暖而柔软的毛毯。狗儿闭着眼睛，仿佛在老人怀里香香的睡着。老人的眼睛半睁，仿佛正微笑着，凝视狗儿灰黑色的身子。

## 回家吃饺子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伴随了他一路，过完腊八就是年，何况已经是小年了。乡下人早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享受过年的气氛。乡村公路没人清扫，积雪被压得跟镜子一样，车子慢慢地走，他心里衍生出几丝焦急。

他打开后备箱，手忙脚乱地把年货倒腾下来。爹和妈听见车喇叭声，跑出院子迎他。妈把他拽上

炕头，很认真地掸了掸他的衣服。其实，他身上很干净，他笑了笑没说什么。妈一脸期待地问：“儿子，两年没回来了，你这回能待几天啊，你媳妇和孩子呢？”爹还是一如既往的，坐在炕沿一声也没有，就是“嘿嘿”的笑。妈就骂：“老家伙，搁那傻笑啥呀，水开了，赶紧把饺子下喽！”爹答应着跑出去。他想叫住爹，可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下炕，默默地往灶膛里添柴禾。妈也跟了出来，一边往盘子里装凉菜，一边说：“接完你电话，你爹起早就去集市上买韭菜了，这肉馅儿是咱家自己剁的，那些绞的肉馅不干净。”爹把锅盖盖上，低声说：“你妈说你从小就爱吃韭菜馅饺子，迎客的饺子送客的面，你回家第一顿饭必须吃饺子……”

饺子该好了，他打开锅盖，锅里漂着一层油花。妈过来看了看，满脸抱歉地说：“你不常在家，俺俩嫌麻烦，总也不包饺子，这手都生了，唉……”妈把饺子一个个往他碗里夹，很怕他吃不饱的样子。爹端着一大碗饺子躲在炕梢吃着，边吃边笑着看他。他给妈夹了一个：“这不挺好的吗，没看见煮坏的呀。”妈笑笑没吱声。他站起身到炕梢，边拉着爹边说：“回桌上吃啊，坐这干啥呀，像受气似的……”低下头的时候他看见，爹的碗里满是破皮的饺子。

爹放下碗擦了擦嘴：“你不说俺俩也明白，那娘俩都没回来，你肯定也不能多呆，好容易在家吃顿饭，咋地也不能叫你吃片儿汤啊。”这时，他的电话响起，是老婆打来的。他老早就订完了东南亚半月游的机票，一家三口今晚就走，老婆估计是怕他耽误事。

他按断了电话，用微信告诉老婆：“把机票退了，回家来吃饺子。”然后擦了擦眼睛，放下电话说：“你俩都瞎琢磨啥呢，孩子和他妈说要给你俩买礼物，怕你们着急才让我先回来的，他娘俩随后就到了，这个年假我们哪也不去，都在家过年！”

## 二丫

清晨，二丫爬上山梁。她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村子，便一肚子地嫌弃：屁蹦似的几十间房屋，没规没矩的散落在山坳里，羊肠子似的小道，像绳子一样，把破旧的村子和薄田以及那群没见过世面的人，都捆得死死地。这时，不知谁的毛驴，自娱自乐在那拉着长调，几只鸡鸭也嘟嘟囔囔跟着和声。她恨恨地吐了口唾沫，快步跑向山那边下的汽车站。

二丫人长得漂亮，乡间的小曲唱的贼拉好听，每到干完活，都会站在地头，拉开嗓子唱上几句：大姑娘上花轿，这可是头一末，红月娥我在梦中出呀出了阁……，便就引得满山的雀儿，跟着叽叽喳喳

叫，也引得那干活的小生牲子们从玉米地、林子里探出头来，支棱着耳朵，两眼冒火地往这边看。

看也是白看，二丫的心思都在山外面呢，村里人都说：二丫嗓子甜，模样俏，这小村子搁不住，那是去城里当演员的料，得是干部或是有钱人才娶得上。二丫在这村子里，就像挂在山顶上的山里红，村里那几个又土又穷的小子根本够不着，只有站在树下，咽哈喇子的时候。

爹把她铲倒的苗扶了扶，冲着在地头又扭又哼的二丫吼：别瞎合计了，你那嗓子是焐苞米刺出来的，出了这庄稼地就不灵。二丫不以为然地捋捋大辫子，眼睛盯着山外边；妈把跑出院子的鸡轰回来，冲着坐在镜子前左照右照的二丫说：别瞎想啦，你那脸儿是山泉水养出来的，出了这山沟子就不灵。二丫不以为然地用木梳梳理刘海儿，扭头看着山外边。爹拦着，妈拦着，谁也拦不住二丫的心，寻思了许久，二丫还是趁着天刚亮，义无反顾地偷跑出家……

二丫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只是成为了乡亲们闲聊时的一个话题。大伙带带拉拉地听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说，在城市见过她——见过她穿着旗袍站在酒店的门口；见过她在茶楼里唱小曲；见过她钻进小车坐在个秃顶的男人旁边；见过她一身光鲜却闷闷不乐地在街上闲逛；也见过她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抹眼睛……后来，后来就没人见过他，再后来，关于她的话题越来越少，二丫渐渐淹没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了一个老旧的故事。

许多年以后，二丫风尘仆仆出现在村口，路过的人们大都已经不再认得她，用陌生的目光在她身上一扫而过。后来，一个当年的惦记过她的生牲子，去山外头看望在镇上读中学的孩子时遇见她，试探地喊了一声，才确定是二丫回来了。

人们问她回来干啥，二丫笑一笑：想家了，回来瞅一眼。可她爹妈坟上的荒草长得快有人高了，她回来看谁呢？没人问。大伙只是猜测，她眼角淡淡的皱纹里，可能刻着一些难以名状的经历。日子，就像地里那苞米，一茬一茬地重复着，上一茬是涝是旱，都不关这一茬的事，人们照样春种秋收。村里添了个多年前的二丫，当下的人们并没有觉得多出点啥。

不知道从哪天早晨开始，二丫家的地头那嘎达，开始有悠扬的小调传来：小妹妹送情郎啊，送到了大门外……曲调随着树叶被山风吹动的“唰唰”声，在山林和天地间回荡。

有好事的干完活就去卖菜：二丫一边用石子刮着锄头上的土，一边靠在地头的老柳树下在唱。那小调比当年多了些伤感，多了些沧桑，但老辈人说，二丫这嗓子，被山泉水洗过，被焐苞米刺过后，听着还是那么美……

消息》》

## 首届“猴王杯”世界华语诗歌大奖赛揭晓

林雪、钟振振摘得新诗旧体诗桂冠

备受海内外华语诗坛关注的首届“猴王杯”世界华语诗歌大奖赛于日前在南京揭晓，来自沈阳的女诗人林雪和来自南京的古典诗词专家钟振振分别获得新诗和旧体诗的特等奖，臧棣、岛由子（日本）和林峰等5位诗人获得新诗和旧体诗一等奖。伊甸、淑文（新西兰）和王爱丽、袁裕陵等11位诗人获得新诗和旧体诗二等奖，苏美晴、冰花（美国）和张青松、刘居上（澳门）等19位诗人获得新诗和旧体诗三等奖。此外共有90位国内外诗人获得新诗和旧体诗佳作奖，两位诗人获得新诗荣誉奖。

自6月上旬启动首届“猴王杯”世界华语诗歌大奖赛活动，短短50天投稿期限内收到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11300多首新旧诗作品。经过筛选合格的参赛作品，初选418位诗人的新诗、旧体诗人入围进行编号，匿名复选129位诗人的新诗、旧体诗作品进入决赛，然后逐组（首）终选出新诗特等、一、二、三等奖20名，佳作奖50名；逐首终选出旧体诗特等、一、二、三等奖17名，佳作奖40名。为表彰年过八旬的中国大陆资深诗

人吴野和美国华语诗坛代表性诗人非马对本届大奖赛的热心投稿支持，评委会特授予他们新诗荣誉奖。共有129名新诗和旧体诗的国内外参赛者获奖。

据著名诗人、文艺批评家、“猴王杯”大奖赛活动总策划、新诗评委会主任沙克介绍，“猴王杯”世界华语诗歌大奖赛活动属于纯公益的诗歌文化项目，旨在弘扬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精深思想和人文理念，以精粹大气的诗篇歌咏自然、感悟生活，启迪人生、传播善美，促进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著名国画大家、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东方猴王”的徐培晨教授，几十年来热心奉献于国画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近年来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诗歌事业，全权发起举办和鼎力扶助“猴王杯”世界华语诗歌大奖赛活动。

据悉，首届“猴王杯”世界华语诗歌大奖赛活动由中国文艺家杂志社、中国军地书画院、作家网联合主办，中国新归来诗人联盟、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和中诗网协办。

中国福利彩票  
CHINA WELFARE LOTTERY

12亿  
大派奖

火热再袭

大奖小奖都翻番 单注可中2000万

相信梦想 助力公益



关注双色球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活动信息